

續資治通鑑

冊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竊其橐以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原府呂氏號

宋紀六十八

起上章閣茂七月盡重光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御史中丞馮欽仁聖孝皇帝

熙寧三年

遼咸雍六年

秋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

修罷宣徽南院使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辭官至五大

因論青苗法不便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荅而奏

從其請 壬辰樞密副使呂公弼罷以御史中丞馮

京爲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

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以示

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

嘉問爲家賊京嘗言薛向總利權無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于侍從爲最親非向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許之至是以爲樞密副使

罷潞州交子務轉運司以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

入中糧草遂奏罷之

〔攷異〕宋史神宗紀二年閏十一月壬子置交子務是年七月壬辰置潞州交子務

案二年所置卽潞州之交子務也是年置當爲罷蓋字之誤今據食貨志改正

祕書省正字唐垌

以父任得官上書云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

失之彊帝悅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

者一二人王安石喜而薦之故得召對癸巳賜進士

出身爲崇文院校書

戊戌雨雹

辛亥遼主獵於

哈嚕額特

舊作合魯聶特今改

甲寅置三班院主簿

八月戊

午朔罷看詳銀臺文字所

乙丑司馬光因入對乞

外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

善但自其執政違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行詆毀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彼一人之身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帝曰青苗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爲是耳帝又曰蘇軾非佳士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鑿器光曰凡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惡軾以姻家謝景溫爲鷹犬使力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爲臺臣何獨惡於軾也 丙寅以旱慮囚死罪以下遞減一等杖笞者釋之以衛州旱令轉運司賑恤仍蠲租賦 丙子

遼中京留守耶律白卒追封遼西郡王

〔攷異〕遼史耶律良傳咸雍六年八月薨追封遼西郡王

良與白蓋一人而兩名也

戊寅詔川峽福建廣南七路

官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具爲令

己卯夏人大舉入

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懷安鎮東谷西谷二

砦業落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榆

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

都監高敏魏慶宗秦勃等死之

〔攷異〕宋史神宗紀是年八月己卯夏人犯大順城

知慶州李復主以方略授環慶路鈐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出戰兵少取敗復主誣信等違其節制斬信及甫詠死于

獄又云是月慶州巡檢姚寬敗夏人于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案夏國傳復主遣信等出戰乃五月間事紀并書在八月誤也

東都事略九月夏人寇慶州亦誤今不從

九月戊子朔中書言請置檢正中

書五房公事官從之

韓絳以夏人犯塞請行邊王

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乙未以絳

爲陝西宣撫使

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應舉

入京師王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閒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旣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知開封府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語庠庠曰彼自執政以來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事陛下不敢附大臣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同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

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奏  
改助役爲免役惠卿大恨之己亥命崔台符曾布  
朱溫其試法官法官之試自此始庚子曾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閒之及同輔政知帝  
方向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  
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  
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以守司  
空兼侍中領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五日一奉  
朝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  
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己於是  
聽其罷相辛丑以樞密副使馮京參知政事翰林  
學士三司使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時嘗疏論  
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

帝不從至是乃更大用乙巳御崇政殿策賢良方正及武舉制策中禁切言者篇末云毋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其惟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于至當其悉以文陳朕亦不憚于有爲焉太原判官呂陶對策曰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閒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喪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立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文仲試卷曰意尙流俗毀薄時政恐不足收錄以惑天下于是罷文

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  
論文仲不當黜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  
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之累帝不聽文仲  
竟被黜陶亦止授通判蜀州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  
以文譽著江西時號三孔 庚戌遼主如藕絲淀

壬子太白晝見

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

甲寅

遼以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翰

林學士司馬光求去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  
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和川令劉恕  
博聞彊記於史學尤精光修資治通鑑奏請爲局僚  
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與恕有舊欲  
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  
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

安石不能用及呂誨得罪去恕往見安石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遂與之絕至是光出永興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詔卽官修書後光遷書局于洛陽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書未成卒

詔環慶陳亡義勇餘丁當刺者悉免之 冬十月辛酉詔延州毋納夏使 通判寧州鄧綰條上時政數十事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其辭蓋媚王安石又貽書及頌極其妄諛安石薦於帝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數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帝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

曰不識帝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  
陳升之馮京以綰陳邊事值安石致齋日復使知寧  
州綰聞之不樂訟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  
當作何官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  
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鄉人  
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爲之綰  
雙流人也 甲子雨木冰 丁卯五國部長朝於遼  
壬申朝謁神御殿 丙子貶知慶州李復圭爲保  
靜軍節度副使復圭興兵敗績誣裨將李信劉甫种  
詠以死御史劾之故有是貶 戊寅陳升之以母憂  
罷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  
臥家逾十旬會母喪而去 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  
知舒州先是管句經略司機宜文字王韶請築渭涇

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  
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  
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  
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四川  
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  
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  
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王安石主韶議爲削師  
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代且遣內侍李若愚案  
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  
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爲  
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  
允 乙酉詔罷諸場務內侍監當 翰林學士范鎮

罷先是鎮舉蘇軾諫官又舉孔文仲制科軾被劾文

仲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  
無顏復立於朝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  
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  
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反爲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  
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  
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  
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  
失其能逃聖鑒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  
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  
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  
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  
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  
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

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 知山陰縣陳舜俞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謫監南康軍鹽酒稅又有樂京劉蒙亦皆以役法廢黜京知長葛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析又不報因自列求去坐奪官蒙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肖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卽投劾去京荆南人蒙渤海人也 陝西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知永興軍司馬光上疏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

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十一月戊子朔賑河北。

饑民徙京西者。壬辰蠲陝西蕃部貸糧。甲辰夏。

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丁未客星出婁。

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因出使得奏事帝問。

卿爲監司久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

季世擾攘中培民財甚便今陛下欲爲長久計愛養。

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

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出爲陝西轉運副使。乙。

卯以韓絳兼河東宣撫使凡機事不可待報者聽便。

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朝廷命諸道議。

更役法梓州路轉運使汲人韓瑋首建併綱減役之。

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

十有三於是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薄王安。

石言璫所言皆久爲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或恤而璫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詔褒璫入爲鹽鐵副使 遼禁鬻生熟鐵於回鶻準布等界 十二月

己未遼以坤寧節赦徒罪以下辛酉禁漢人捕獵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選主戶物產最高者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爲衆所伏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往來巡警遇有盜晝時聲鼓大保長以下率保丁追捕如盜入別保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凡告捕所獲

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彊盜殺人彊姦略人傳習妖教  
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及非  
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保  
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彊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  
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它保  
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  
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  
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縣詔行之遂推行於永興秦  
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民爲保  
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  
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  
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苦也浸淫爲大盜其  
光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